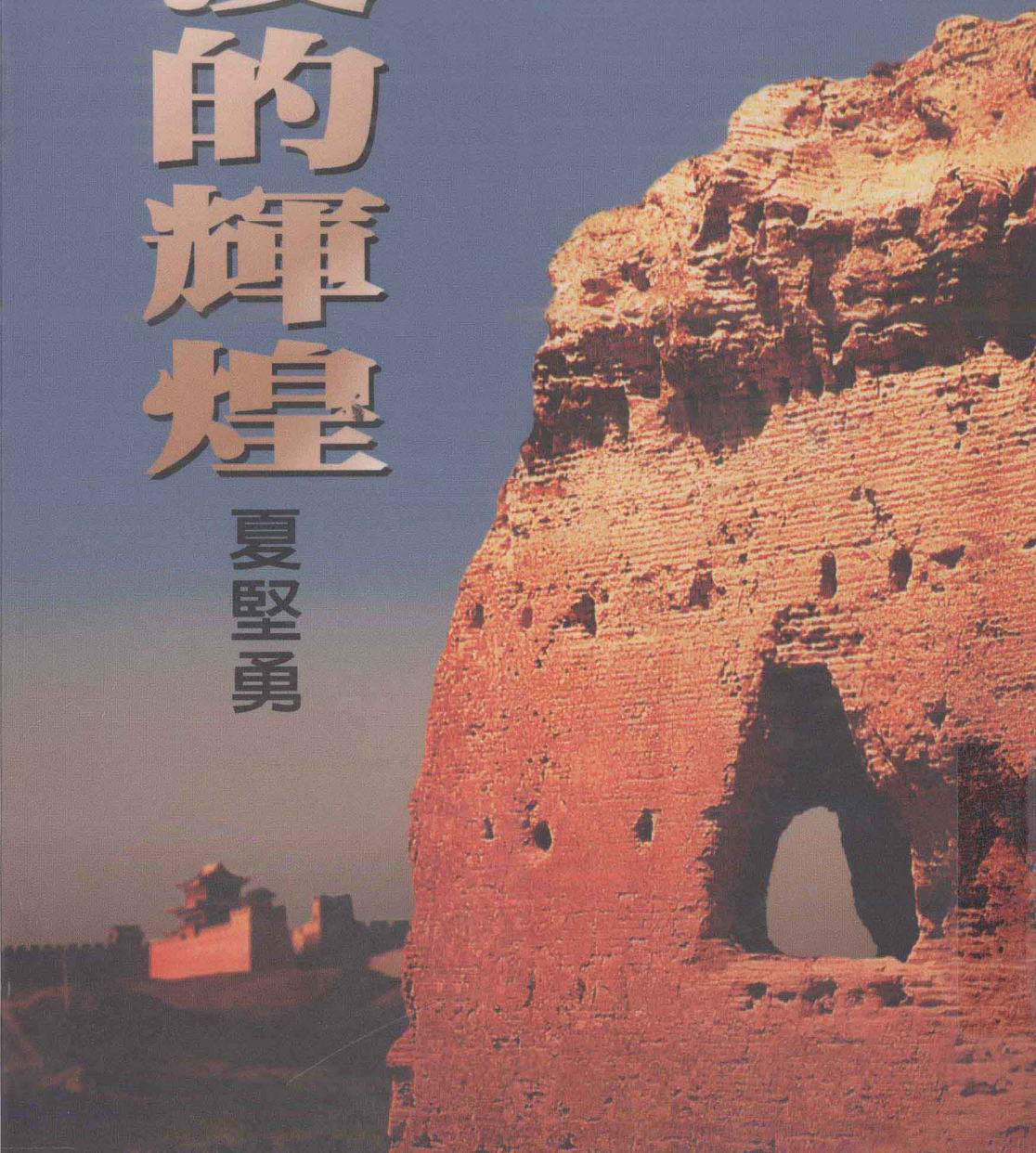


湮沒的輝煌

夏堅勇



夏堅勇著

湮沒的輝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湮沒的輝煌 / 夏堅勇著 .--初版 .--臺北
市：爾雅，民 89

面； 公分 .--（爾雅叢書； 354）

ISBN 957-639-286-1（平裝）

855

89003959

爾雅題字：王北岳 爾雅篆印：張慕漁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：曾堯生

湮沒的輝煌（爾雅叢書之354）

作者：夏堅勇

校對：豐台英・喬城・林貴真・彭碧君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・發行：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

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

廈門街一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

電話：二三六五四〇三六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四九二五

電傳：二三六五七〇四七

網址：<http://www.books.com.tw>

法律顧問：蕭雄淋律師

臺北市師大路八十六巷十五號一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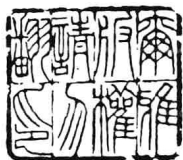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：崇實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三重市三和路四段八十九巷四號

二〇〇〇（民八九）年四月五月初版・二〇〇一（民九〇）年二月二十四日四印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定價 320 元（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

ISBN 957-639-286-1

關於本書和作者

這是一本書寫「歷史後院」的散文集。作者在序文中說：

「當我跋涉在殘陽廢壘、西風古道之間，與一頁頁風乾的歷史對話時，我同時也承載著一個巨大的心靈情節：撫摸著古老民族胴體上的傷痕，我常常顫慄不已，對文明的惋惜，對生命的珍愛，對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，匯聚成一種冷冽的憂患意識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歷史感悟吧。感悟是冥冥夜色中一星遙遠的燈火，它若明若暗、時隱時現，讓你心馳神往、躍躍欲試，當你走向它時卻要穿越無邊的黑暗和坎坷。——是的，穿越，創作本身就是一種精神穿

越。「我將穿越，但我永遠不會抵達」，這是比利時詩人伊達·那慕爾的詩句。沒有抵達的穿越體現為一種充滿神秘感的過程，這時候你會有如履薄冰的疑懼，亦步亦趨的拘謹，山重水複的迷惘。但一旦進入了感悟的光圈，一切的框範都將風流雲散，於是你神遊八極，意氣橫陳，狂放和收斂皆游刃有餘，彷彿進入了音樂的華彩樂段。你幾乎要跳躍起來，去擁抱那近在咫尺的輝煌，狂吻它每一處動人心魄的細部。但在更多的時候，遠方的感悟往往渺不可尋，你只能徘徊在深深的孤獨之中。」

本書作者夏堅勇，一九五〇年生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小說家，劇作家，先後畢業於蘇州大學中文系和南京大學中文系，現為江陰市文學藝術創作室主任。出版過小說、話劇多部，曾獲得魯迅文學獎和曹禺戲劇文學獎。

新 序

人的命運中大抵總會遭遇諸多緣分的。認識孫瑞清先生，是在三年前上海的一次戲劇研討會上，印象中是那種典型上海人的「模子」，卻又沒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氣，清秀儒雅中透出幾分豪爽，活潑潑地像個大男孩。會議期間，後來我又認識了他的太太，極熱情也極有氣質的一位知識女性，名字又很有色彩：李翠芝，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：陽光、芳草，還有嫩嫩的童謠。據說他們倆的相識和相戀很有意思，李翠芝是臺灣某大學的戲劇研究生，畢業論文是關於大陸「文革」期間的樣板戲。女研究生到大陸來搜集資料時，在《上海戲劇》編輯部工作的孫瑞清給了她不少幫助，對於孫瑞清來說，這是他的性格使然，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內事。但這樣兩個青年男女既然相識了，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。李翠芝向我索要一本新近在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《湮沒的輝煌》，她說她在臺灣從事傳媒工作，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，如果合適的話，可以通過他們把這本書介紹給臺灣的讀者，又說臺灣的讀者很喜歡這類文化散文，余秋雨先生的《文化苦旅》在那邊如何風行云云。

回江陰後，我即把書寄去了，至於在臺灣出版云云，我並沒往心裡去。我是寧願做文人而不願當作家的。作家要的是作品，文人要的是心性。要作品則注重收穫，且多多益善，最後便難免見出匠氣。而心性注重的只是過程，是創作中那種張揚個性的快感，自由抒寫的風姿，以及從語境中體味的意趣。至於以後的事，則由它去吧。既然我的這本小書在大陸已經有了大致不錯的銷路，後來又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首屆「魯迅文學獎」，在下夫復何

求？「豈有文章驚海內，漫勞車馬駐江干」，杜子美那樣的自謙中其實是透出一股疏狂與自得的，我是散淡的人，不敢奢望過多。

三年前的那次戲劇研討會下榻在龍華，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廟，香火很盛的。閒散的時候，我和孫瑞清曾去那裡撞過鐘，靜聽鐘聲的蒼涼與悠遠，我們相對無言，似乎都想的很多。研討會一共只有兩天，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從那以後，我和孫先生的聯繫也有如龍華寺的鐘聲那樣，漸去漸遠……

前些時的一天晚上，我剛剛考察古運河回來，正在書房裡懶懶地翻看考察日誌，思緒浸潤在那風華掩映的波光帆影中。妻走進來，說，有電話，大概是上海的。

果然是上海的電話，「我是《上海戲劇》編輯部的孫瑞清，夏先生還記得我嗎？」

怎麼會不記得呢？仍然是那個活潑潑的大男孩，只是揉進了幾分港臺腔，卻並不故作，反倒更富於青春的質感。孫先生告訴我，他攜太太剛剛從臺灣回到上海，臺灣爾雅出版社想出版《湮沒的輝煌》繁體字版，出版社的隱地先生託他轉達了對這本書的評價，並徵詢我對出版的意見。

爾雅的出版物我是看過一些的。余秋雨先生的幾本書，他們做得很成功。這些就不去說了。就衝著爾雅這名字，我便很樂意，古漢語中的雅有正的意思，爾雅者正聲也。這名字讓我想到蒼古的風骨和高華雅逸的氣韻，想到青銅饕餮和編鐘，想到《詩經》和遠古的樂舞。

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」，那種質樸中的華麗，蒼涼中的熱烈，曠遠中的親和，悲憫中的真摯，開創了多麼令人神往的藝術致境。

那麼，就爾雅吧。

隨後隱地先生也給我來了電話，我們談得很愉快，不是交易雙方的一拍即合，而是文友之間的心性相投，一見如故。

其實，一本小書的出版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由此認識了孫瑞清先生和隱地先生，還有那位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。

我想，這也是一種緣分吧。

原 序

一九九三年十月，《雨花》雜誌在推出我這一組文字時，欄目主持人梁晴曾發布了一段相當豪邁的宣言：

散文溪水四溢，跌宕之姿、漫湧之態，令人目不暇接，然少有黃鐘大呂之響與驚濤裂岸之勢。

散文的本體是強大和恣肆的，它力求新的觀念和審美取向，既要感悟人生、富於智慧，同時也可以而且應該具有生命的批判意識，對歷史和現實有合乎今人的審視品味。

有感於此，我們特別推出「大散文」這個欄目，在於選發有歷史穿透力、敏於思考、有助於再鑄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的散文佳作。

現在，這一組被稱為「大散文」或「系列文化散文」的文字已由東方出版中心結集出版，它是否具有「黃鐘大呂之響與驚濤裂岸之勢」，只有讓讀者去評判了，我已經很疲憊，想死心塌地地放鬆一下。作為一個文人，所謂享受除去文思酣暢時的盡情揮灑外，就是一部作品——特別是一部慘澹經營了數年而又自我感覺相當不錯的作品——脫手以後的輕鬆了，這時真有一種要羽化飛天擁抱世界的感覺。「老夫聊發少年狂」，想必東坡居士那也是在

卻了一樁什麼負擔之後吧？但現代人大抵沒有「左牽黃、右擎蒼」的排場，那麼就下鄉吧，回蘇北老家去。正是綠肥紅瘦的暮春時節，麥稍、菜花、夭桃翠柳，到處蓬勃著生命的活力，優遊其間，每一步都踩著一首亮麗的田園詩，紅塵俗務有如夢幻一般遙遠。

自這一組大散文問世以來，雖然各方面好評如潮，但我一直卻頗為矜持，我怕破壞了自己的心境，變得浮躁起來。我堅信：一切巨大的力量都是沉默的，一切孕育和積澱都是沉默的。現在，到了放鬆的時候，我突然感到了一種無可名狀的傾訴欲。在那個春風沉醉的晚上，我一邊在田埂上漫步，一邊追尋那些曾使我心旌搖蕩的「感覺」，我知道，那是定格在心靈深處的一幅幅古意翩然的風景。

感覺是什麼呢？是陳子昂站在古幽州台上的慨然高歌。在這裡，詩人抒發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感喟，而是一種超乎時空的大情懷，這樣的大情懷，在上下數千年中能夠勉強與之媲美，大概只有孔子站在大河巨川前的一句「逝者如斯夫」。陳子昂在幽州台上的高歌只有寥寥四句，但這就夠了，這是一個深厚博大的心靈與蒼茫曠遠的歷史和自然之間的對話。既然是對話，便可以直抒胸臆，用不著那些輕俏瑣碎的雕琢。雕琢往往是與「小」聯繫在一起的：小玩意、小擺設、小悲歡、小家子氣，等等，這些大抵屬於休閒一族。在當今的文壇上，人們已經讀膩了太多的休閒文字，特別是那些標榜為散文的精巧玲瓏之作。因此，人們有理由召喚一種情懷更為慷慨豪邁的大散文，這種「大」當然不是篇幅的濫長臃腫，而是體

現爲一種沉甸甸的歷史感和滄桑感，一種浩然爾衰、毫不矯情的雍容大氣，一種俯仰天地古今的內在衝動和感悟，一種湧動著激情和靈性的智慧和思考。正是在這種召喚下，我從小說和劇本創作的方陣中游離出來，試圖在自然、歷史和人生的大座標上尋找新的審美觀點，也尋找張揚個體靈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領地。

我寫得很沉重，因爲我從具象化的斷壁殘垣中，看到的往往是一個歷史大時代，特別是這一歷史大時代中文化精神的湧動和流變，這不僅需要一種大感情的投入，而且需要足夠的學識、才情和哲理品格。當我跋涉在殘陽廢壘、西風古道之間，與一頁頁風乾的歷史對話時，我同時也承載著一個巨大的心靈情節：撫摸著古老民族胴體上的傷痕，我常常顫慄不已，對文明的惋嘆，對生命的珍愛，對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，匯聚成一種冷冽的憂患意識，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歷史感悟吧。感悟是冥冥夜色中一星遙遠的燈火，它若明若暗、時隱時現，讓你心馳神往、躍躍欲試，當你走向它時卻要穿越無邊的黑暗和坎坷。——是的，穿越，創作本身就是一種精神穿越。「我將穿越，但我永遠不會抵達」，這是比利時詩人伊達·那慕爾的詩句。沒有抵達的穿越體現爲一種充滿神秘感的過程，這時候你會有如履薄冰的疑懼，亦步亦趨的拘謹，山重水複的迷惘。但一旦進入了感悟的光圈，一切的框範都將風流雲散，於是你神遊八極，意氣橫陳，狂放和收斂皆游刃有餘，彷彿進入了音樂的華彩樂段。你幾乎要跳躍起來，去擁抱那近在咫尺的輝煌，狂吻它每一處動人心魄的細部。但在更

多的時候，遠方的感悟往往渺不可尋，你只能徘徊在深深的孤獨之中。在《洛陽記》裡，我曾借助老子西出函谷關的情節宣洩了這種感受：

這位來自東方的老人躑躅於荒原之中，孑然四顧，蒼茫無極。這是一幅大漠孤影的自
然畫面，更是一幅極富於象徵意義的生命圖像。沒有對話者，這是思想者最大的孤
獨，這種孤獨的摧毀力，肯定比政治迫害和生活困窘之類的總和還要大。孤獨是一座
祭壇，幾乎所有的偉人和思想者都要走上這座祭壇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他們生命的造
型就是一群力圖走出孤獨的羈旅者。

我當然不是「思想者」，但不是「思想者」也會有自己的「思想」，而孤獨與「思想」
總是如影相隨的。失卻了感悟的召喚，這是創作中最痛苦的時刻，你懷疑自己已江郎才盡，
已墮落為斃腳的三流工匠，甚至想到了因才情萎頓而自殺的川端康成和海明威。你渴望有一
陣長風豪雨來洗滌枯竭的心靈，於是把廢棄的稿紙胡亂地塞進垃圾袋，又惡作劇地把垃圾袋
從五樓扔進花圃，然後走出書房，在郊外的山野間嘯傲狂奔，或擠進狐朋狗友之間海吹神
侃。這時候，你已經遠離了文學，認定那是一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然而就在這中間的某
個時刻，你心頭突然亮起一道閃電，一切的混沌皆豁然開朗，所謂的感悟正向你澎湃而來，

你瀟灑地一抖身軀又回來了，並且深深地理解了孤獨的優美和價值。

大散文呼喚一種沉雄壯闊的大手筆和大氣派，但這並不排斥審美靈性的張揚。任何一種形式的文學或藝術作品，其中都應該有詩性的流動。散文是一個作家綜合實力的較量，這中間包括作家的生命體驗、人格精神、知識底蘊、藝術感覺和營造語境的文字功力。所謂「綜合」不應理解為工匠式的拼接和堆砌（儘管有時可以操作得很精巧），而是一種詩性的重塑，有了這種重塑，散文才能在「力」和「美」兩方面皆鋒芒畢露，並走向各自的極致。在這裡，我想起了二戰期間蘇軍的「卡秋莎」火箭砲，一種凸現著毀滅欲望和殺戮快感的戰爭武器，竟然以一個俄羅斯少女的名字作為標幟，這是多麼巨大的不和諧！其實，這中間恰恰隱潛著火炮製作者的一種審美觀，一種對戰爭的全新解析：暴力對暴力，只是對等的較量；而美是可以征服一切的，即使面對的是武裝到牙齒的法西斯。是的，卡秋莎是美的，那是一種典型的俄羅斯風格的清純熱烈之美，那麼就把這美的精靈鑄入火炮，使之進入砲手的精神方式和戰場定律吧，在這裡，「力」外化為風情萬種的極致之美，而「美」則展示出無堅不摧的雷霆之力，你死我活的戰場態勢演繹為一種奇詭輝煌的審美旋律，這就是「卡秋莎」的魅力和威力。我不能不由衷欽佩火炮的製作者，他不僅是兵器史上傑出的天才，也是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美學騎士的。我想，當他把少女的名字和冷峻的火砲聯繫在一起時，那靈感無疑是一種天籟。我一向認為，最偉大的作品只能是天籟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「卡秋莎」火

箭砲本身就是詩，它已經超越了兵器，也超越了戰爭、政治和歷史，最終定格為一種令人心旌搖蕩的雄渾之美。——這正是大散文千呼萬喚的大境界，它既有縱橫捭闔的宏觀把握，又有情致深婉的微觀體悟；它流溢著歷史詩情的沉鬱柔麗，又張揚著現代意識的飛天嘯吟；它不動聲色卻擁有內裡乾坤，波濤澎湃卻不失持重驕矜；它天馬行空般翱翔於無限的時空，回眸一顧卻盡顯生命的沉重。它既是散文，又超越了散文。在這樣的大境界面前，我們永遠只是蹣跚學步的稚童。

夜已深，遠處江濤隱約，山影逶迤，初夏的晚風溫煦宜人，妻子已經入睡，似乎正在做著一個不錯的夢，其嬌憨天真別有一種情態。這些人生風景都悄悄地滋潤著我的情懷，為這個世界，也為了眼前這個正在做夢的女人，我還有許多要做的事。《湮沒的輝煌》出版了，我將重新回到原先的方陣中去，畢竟，那是我操練的主業。但有了這一次的遠行和修煉，我的小說和劇本創作或許會呈現出一種新的格局，我從蒼茫遠古中走來，史識和靈性鑄就了我手中的長劍，壯士出山，劍氣如虹，嘯傲江湖的日子當不會很遠。